

# 即将消失的店铺

假期前后,小区里起了动静。西边和南边的那一排店铺,一家一家的,都陆续关门了。门上的饰板拆掉了,底下原色的三合板或者五合板裸露出来,门口堆积着垃圾,流浪猫在其中出入。

有个别几家的主人,在门上贴了A4大的纸,写着“搬迁到凤城三路唐朝酒店对面,欢迎新老顾客光临”的字样。也不算远,走也就十多分钟。但我去的次数肯定不会多,也许一次都不去。这和眼睛跟前,这和必走的路上就有,是大不一样的。人图方便,也就这么一点方便。

这些店铺突然停业,是因为这些房子要全部拆除,原地上将盖起高层的大楼。西安城土地金贵,这里发展多年,只有这一片的价值还没有得到最大挖掘,自然要充分利用。都是存在了十年的房子,就这样消失了。

这个小区占地千亩,是一家外地的企业迁来后建设的。以后,在这里新建的高层大楼的一层,因为挨着街边,我估计还是商业的店铺。但再要出现如今这样的铺面,我觉得没有可能了。租金绝对上涨,一个卖面卖饺子的如何承受得起。今后,这里出现的一定少不了银

行和高档烟酒店。如果是饭馆,那也是带星级的,我吃不起,就不吃了,回家自己做。

原来的店铺,都是一层的房子。从进小区开始,先东后西,在靠南的路边是一溜,到小区中心十字路口前,直接一拐,变成南北向,靠西,又是一溜。这十年间,这些店铺,都经营得不错。主要是各种饭馆,制作出不同风味,品种虽然单一,但都做得用心。小区里住了几万人,尤其是到了中午,时间紧张,不想做饭的多,出来吃,进去随便一家,找个座位都难。也有经营不下去的,一个湖北风味的馆子,一个卖烩面

的馆子,经营了一年多,长时间冷清,只好转手给别人了,门牌也换了,一家变成卖服装的,一家变成美容的。最成功的是是一家牛肉面馆,原来叫兰州南关十字牛肉面馆,后来改称基地牛肉面馆,增加了亲和力。这里天天满座,开票的也由笑脸变成冷脸,大家也不责怪。我吃的回数多,但没觉得有多地道。我是为了填饱肚子,也是图个实惠,我就奇怪,别人为什么都认为这一家的牛肉面能把人吃上瘾呢?还有一家西北羊肉馆,一家麻辣面馆,生意也十分红火。我也是这两家的常客。开头,西北羊肉馆的清汤羊肉真下了工夫,汤是煮肉的原汤,肉也是班车每天从陇东捎带过来的。隔上几天,我就想吃的不行,就大清早吃一回。后来,一碗由五块涨到十块,我也去,不心疼钱。再后来,我发现汤的味道变了,肉也不香了。我猜测汤是骨髓粉调的,肉是附近市场上买的,我就不再去吃了。辣嫂子面馆的面,有白面,也有荞面,干的汤的,吃起来都可口。只是越往后,面的分量越少,怪气人的。

在这些铺面由西向南转折的中间部位,是十九粮贸商店,在这一片规模算最大的。第

这些开店铺的,这么多年,挣不下两个,总挣下了一个。虽然这次被赶走了,但手里有些资本,到别处发展,也许更得当。我担心那些传菜的,洗碗的,年纪不大,立足未稳,这里干不成了,又到哪里去找吃喝。这里的店铺少说也有30家,一家这样的人有两个,也是一个大数字。给我拿过筷子,倒过开水的娃们,但愿你们能顺利地被新掌柜接纳,至于由于这些店铺停业而没有地方吃饭的人,就自己充饥吧。吃饭无非多走几步路,权当锻炼身体,去了还能多吃几口。我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刚家寨,那里头全是卖吃的,花样多,还比这里便宜。我就经常去,有一家裤带面馆,吃了绝对下回再去吃。时光似乎只是一瞬间,这些店铺都要消失了。以后,这一带的形态将以另外的面貌呈现。存在了十年的店铺,和我的生活密切,天天见,天天打交道,说消失也就消失了。社会就这样,生活就这样,人生也是这样。顺其自然发展着,变化着,这是正常的。只是十年来习惯了的景象,一下子没有了,我一时有些不适应,我得慢慢适应。

# 含沙量最高的是……



哪家出版社出版,多少银子能买到,只不过说得无关痛痒罢了。读这类书评,一是想,也许作者真是过气名人了?写了作品虽有人评点,又无出彩可说?说真的,这类书评害人,还不如不写。没读书评,见是知名作者写的新书,新奇感会让我有买的愿望,一旦读了这类书评,歇菜了。

二是“一呼百应”式。一本书刚上架,读者的指头还没有碰到封面,报纸上就一版又一版的叫好文章。细细一看,还是新书发布会、新书讨论会或者新书研讨会上的发言稿。这像当年天桥摆摊,也像今天新店开张,“托儿嘛,谁不知道?”这类书评不是没有用,用处在“造势”,让人知道作者有“背景”,这背景也许是商业的,为争取发行量;也许是官方的,为争取“某某奖”。就因为是造势,写的人不会认真写,看的人不会认真看,都不傻。如果真有傻子,那就是认真把这一整版的文章读完的人!

三是“抚摸拥抱”式。写书评的忘了是写书评,用上了情书文法,批发一堆又一堆肉麻词汇。在评论作品的同时,重点评作者,大讲文品与人品如何高度统一;在重点评作者的同时,不忘交代自己与作者之间的同窗之情,或是仰慕之心,或是师生之谊,总之,读后确实让人感受到论者与作者之间情真意切,而论及的那本书如何?原来不知道,读了更迷糊。

四是“借巢下蛋”式。这是新锐批评家常玩的把戏。说是评价一本图书,只是借这本书为药引子,引出一堆新式“药方”,像读老中医开的方子“黄芪二钱,当归三钱,半夏二钱,生地三钱……”读这类书评,一大堆半生不熟的名词,让你知道论者最近又知道了多少新词,多少洋名,多少国粹典籍!其实,在这个传媒发达信息爆炸时代,当一个知道分子比当一个知识分子容易得多,而一有机会就出手自己知道的那点新概念,只会造成一个后果——读者不知道这本书作者的水平有多深,只知道这位论者的才学有多浅。种瓜得豆,如此而已。

说到这里,我还要说,这些都不是大毛病,不是三聚氰胺苏丹红,只是沙子多了,硌牙。因为爱读书,也就爱读点书评文章,读了总会遇到硌牙的沙子,不是不吐不快,而是不吐不行,写下这不招人待见的文字,但愿不会硌了谁的牙。

一是“请安问好”式。这类书评文章,文字顺畅,说话明白,客客气气,礼数周全。该说的都说了,作者如何有名气,作品如何有意义,

当地农村小孩儿还是我们“科分院”的娃娃,没见哪个不喜欢跑到这个回水“堰窝”里玩耍的!记得最初我还不识水性,跟几个大娃娃到“堰窝”里去玩水,一不小心走到了深水处,双脚一下子找不着踪迹,把我吓坏了,幸好身旁每一个大一点的孩子眼疾手快将我拉到了浅水处。

当时“磨子桥”下的河水,还是从远处都江堰灌渠中流过来的。除了喜欢在“磨子桥”下的回水“堰窝”里玩水,我们感到最惬意的就是站在桥下的浅水处,观赏那些成群的小鱼在激流中逆水上,有时候,我们也钻进那黑乎乎的桥洞,用小手指去掏那些因怕自然而躲进石缝里的各种小鱼,好玩极了!

在那时,别说是“磨子桥”下河里的鱼儿成群,就连四周农田边的大小水沟里也生长着许多鱼儿。我哥哥就常领着我到田边地角的小沟里去抓鱼。方法很简单,就是在长约10公尺的小水沟两边垒土扎坝,然后用脸盆将沟里的水向外舀,等水舀干后,一条条鱼儿刚好露在了洞外面。没多时,听到一个趴在洞口的娃娃激动地大喊:“逮到了!逮到了!”只见他从洞里“生拉活拽”出一条足有一米多长的“菜花蛇”。那时“磨子桥”周围的农家竹林常有蛇出没,我们晚上经过竹林时提心吊胆,总不忘提着一根棍子不停地敲打。

当年的“磨子桥”周边还是“鱼米之乡”,由于当地水资源丰富,不仅河水常年不息,而且挖地一公尺地下水就“突突”地冒出来。当时的农民吃的都是甘冽的井水。印象中,我那些同

小竹篓。每次都要逮上十多条黄鳝,但在“收获”中也付出了代价:回家对着镜子一照,发现整个脸已被煤油灯的烟熏得一团漆黑,让人忍俊不禁。

那时的“磨子桥”竹林连片,几百户农家的茅屋被竹林包围着。在我们“科分院”内也生长着不少竹子。记得那时看过“山间铃响马帮来”的电影后,我们这些娃娃便模仿电影里的镜头,从家里偷些米,砍几棵竹子,然后烧一堆火做竹筒饭吃。

“磨子桥”的田园风光特别美:春季,从远处望去,遍地都是黄灿灿的油菜花和翠绿的小麦;夏季,四周开满了红白相间的莲花,长满了丝瓜、南瓜、四季豆以及大片大片的水稻……浓缩了川西平原乡村特有的景色。那时自然生态好,还有不少动物出没。有一次,我看见过几个农村娃娃趴在“磨子桥”边一簇竹林地上,像掏什么东西,原来是发现了下一个蛇洞,蛇的尾巴刚刚露在了洞外面。没多时,听到一个趴在洞口的娃娃激动地大喊:“逮到了!逮到了!”只见他从洞里“生拉活拽”出一条足有一米多长的“菜花蛇”。那时“磨子桥”周围的农家竹林常有蛇出没,我们晚上经过竹林时提心吊胆,总不忘提着一根棍子不停地敲打。

当年的“磨子桥”周边还是“鱼米之乡”,由于当地水资源丰富,不仅河水常年不息,而且挖地一公尺地下水就“突突”地冒出来。当时的农民吃的都是甘冽的井水。印象中,我那些同

在“磨子桥小学”读书的农村同学,没有喝开水的习惯,感觉口渴了,就用木瓢舀起家里水缸里的井水往嘴里灌,且从未听说过谁喝了“井水”拉肚子的!而且让我们这些在附近“大院”里生活的娃娃感到好奇的一个现象是:在接近零摄氏度的冬天,一个个农家水井都会冒出一股股热气,用手去摸刚刚打上来的井水,感觉比河水要暖和得多。大人告诉我们,那是地上地下气温不同使然。

回想在“磨子桥”的童年生活,其中令我十分怀念的还有“农家乐”。我上小学时班上三分之二的同学都是农家乐子弟,由于和他们相处得还不错,我几乎在大多数农村男同学家里“混”过饭吃。那时,农家做饭烧的都是从田里抱回来的秸秆,煮出来的“闷锅饭”特别香。我们最喜欢吃的是刚刚起锅的“闷锅饭”锅巴,看上去黄澄澄的,冒着热气,散发着香味;还有用柴火炒出来的“回锅肉”,味道不知道比我们现在多半靠饲料催肥的猪肉要“香”多少倍!

时光荏苒,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随着成都市城区面积几何倍的扩大,“磨子桥”周围的“田园风光”已消逝得无影无踪,替而代之的是鳞次栉比、充满现代气息的高楼大厦。我想,早年修建“磨子桥”并在桥上安放“大石磨”的人也许没有料到,这个以原始简单方法碾米的地方,日后会变成一个汇集高科技的电脑产品集散地和大市场!

## 资讯快递

### 电力职工为世博开园创作歌曲

本报讯 (通讯员吉建芳 记者毛浓曦) 在5月1日的世博园开园仪式上,由上海世博会亲善大使刘德华和韦唯共同演唱的《世界在这里相聚》拉开了仪式序幕。这首歌的原创词作者、中国知名作词人海雷是陕西省电力公司宝鸡供电局的一名普通检修工。

2月下旬,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安栋邀请海雷共同为世博会创作一首歌曲。接到邀请后,海雷立刻投入创作。2月25日,安栋把音乐样带发给海雷,他很快完成了第一稿创作。之后在安栋的指导下,海雷对歌词进行了9次修改。最后,歌曲由安栋上报,经国家一级剧作家任红举、世博会中文主题歌词作者甘世佳修改,更名为《世界在这里相聚》。

海雷还参与了大型原创多媒体音乐剧《弘一》主题曲《大爱无量》以及部分唱段歌词的改编。5月8日起,该剧作为世博会文化艺术交流项目在东方艺术中心上演。

### 新感觉捷克雕塑艺术展举办

本报讯 由中国美术馆和布拉格国家美术馆联合主办的“新感觉——1960至1980年代捷克雕塑艺术展”于5月11日至6月30日在中国美术馆举行。

此次艺术展将展出雕塑作品61件,包括系列雕塑、玻璃雕塑,还有绘画作品和过去展览活动的照片等。

展览收入了1958年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获得成功,并开创了捷克创作思想价值更新的美妙时代的那一代艺术家的作品。(法明)

# 回望讲台

已是暮春,乍暖还寒的日子悄然过去,早晨的阳光渗透出夏日的气息。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所有的树都变绿了,嫩芽挣脱树皮的约束,舒展出多姿多彩的枝叶,桃花粉粉的花瓣露出娇艳的笑脸。看着含苞待放的桃花,不由得想起了诗句“人面桃花相映红”,也想起了“桃李满天下”的俗语。一个《回望讲台》的标题油然而生!也许因为不甘空耗余生的光阴,也许还因为25年的讲台经历无法释怀。

一幕幕的场景如同一幅巨大的画卷徐徐展开,也像一首难忘的歌在心底久久吟唱……

仍记得告别学校前的最后一届毕业班的中考百日誓师大会,那是2009年3月17日,一个周六的下午。在学校的小礼堂,召开由家长、老师、学生一起参加的别开生面的初中毕业班家长会。穿着校服的学生和自己的父母坐在一起,老师们坐在主席台两侧,主席台的一面白墙上“迎中考百日誓师大会”的艺术字投影格外醒目。音响里播放着欢快的乐曲,烘托出既严肃紧张又不失活泼热烈的会场气氛。两位学生主持会议,情绪饱满,声音洪亮,学生代表的挑战书和迎战书的宣读更是慷慨激昂,对中考充满信心,如同军人的战前动员,点燃在场人心的奋斗激情,更重要的是成就了我的人生梦想:我从事了阳光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暖风习习,桃花簇簇,耳畔又响起宋祖英那首动人的歌: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块黑板,写下的是真理,擦去的是功利;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个讲台举起的是别人,奉献的是自己……

回望讲台,经历了25个春秋的轮回,日出日落周而复始。三尺讲台已经深深雕刻在生命中,无法磨灭。讲台见证了我曾经奋斗努力的青春,更重要的是成就了我的人生梦想:我从事了阳光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暖风习习,桃花簇簇,耳畔又响起宋祖英那首动人的歌: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

管员什么的,工资就低,粮食定量每月32斤(还得扣一斤“节约粮”)。母亲带着我们姐弟,没法上班,为此我们家的生活比较清贫。

勘探队在泡子沿盖了许多家属房,都是一些简易房:油毛毡盖顶,土坯砖垒墙,屋里铺大火炕,冬天,一家人挤在炕上,暖和和的。

泡子沿有几百户人家,逢集时非常热闹,可平时只有挑“八股绳”的小贩沿街叫卖。我同学陈小芬的爸爸是钻工,她们家生活好,有一天早上,我和她一块儿上学,她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纸包——腊肉香肠扯鼻而来。我问:

“小芬,你手上是什么东西?这么香!”

她炫耀地说:“五香牛肉。”

望着她一口一口地咬着五香牛肉,馋得我直咽口水。下学回家后我缠着母亲要“五香牛肉”,妹妹说我要东西吃,也跟着要。母亲被我们缠得没法,只好说:“好吧,你们上街看着,卖牛肉的来了叫我。”

我和妹妹赶忙上街,盼着卖五香牛肉的小贩快点。左等右等,一直等到天都快黑了,下班回家的人多了,那个挑担卖熟牛肉的小贩才晃晃悠悠地过来了,一边走一边吆喝:“五香牛肉!”我让妹妹赶紧回家叫母亲,自己上前拦住小贩。

如今,父母亲早已过世,我也退休了,当上了奶奶,过着城里人不愁吃不愁穿的舒心日子。可是,我仍然忘不了泡子沿,忘不了40多年前,母亲给我买的咬起来咯吱咯吱的“五香牛肉”……

鲁若曾的代表作《春》和《山村秋色》被分别收入《中国新文艺系1949—1966美术集》和《20世纪北京绘画史》;他的近作新农村建设系列更是别有特色。(李穆)

母亲问了价,挑了半天,才挑了一块黄黄的“五香牛肉”,我兴高采烈地接过肉,赶紧咬上一口。妹妹一把抢过去,也张嘴咬上一口:“姐,咬不动,不好吃。”

“怎么这么韧啊,咬起来咯吱咯吱的?”

“妈,这是五香牛肉吗,怎么色儿和陈小芬吃的不一样呢?”

“这就是五香牛肉啊。”

母亲说是“五香牛肉”,一准儿错不了,我拿着“五香牛肉”,领着妹妹高高兴兴地找出陈小芬显摆去了。

“老管家的,你不给‘小丫蛋’和‘胖丫蛋’,买点好肉吃,让她们买牛肺管子。那玩意儿咬不动、嚼不烂,有什么好吃啊!”

“老王大爷,让您见笑了。给她们买肉吃,好吃,下回她们还要;牛肺管子不好吃,下回她们就不要了。老金有病,每个月上不了几天班,开不了几个钱,哪有钱买她们吃牛肉吃啊!”

如今,父母亲早已过世,我也退休了,当上了奶奶,过着城里人不愁吃不愁穿的舒心日子。可是,我仍然忘不了泡子沿,忘不了40多年前,母亲给我买的咬起来咯吱咯吱的“五香牛肉”……

鲁若曾的代表作《春》和《山村秋色》被分别收入《中国新文艺系1949—1966美术集》和《20世纪北京绘画史》;他的近作新农村建设系列更是别有特色。(李穆)

母亲问了价,挑了半天,才挑了一块黄黄的“五香牛肉”,我兴高采烈地接过肉,赶紧咬上一口。妹妹一把抢过去,也张嘴咬上一口:“姐,咬不动,不好吃。”

“怎么这么韧啊,咬起来咯吱咯吱的?”

“妈,这是五香牛肉吗,怎么色儿和陈小芬吃的不一样呢?”

“这就是五香牛肉啊。”

母亲说是“五香牛肉”,一准儿错不了,我拿着“五香牛肉”,领着妹妹高高兴兴地找出陈小芬显摆去了。

“老管家的,你不给‘小丫蛋’和‘胖丫蛋’,买点好肉吃,让她们买牛肺管子。那玩意儿咬不动、嚼不烂,有什么好吃啊!”

“老王大爷,让您见笑了。给她们买肉吃,好吃,下回她们还要;牛肺管子不好吃,下回她们就不要了。老金有病,每个月上不了几天班,开不了几个钱,哪有钱买她们吃牛肉吃啊!”

如今,父母亲早已过世,我也退休了,当上了奶奶,过着城里人不愁吃不愁穿的舒心日子。可是,我仍然忘不了泡子沿,忘不了40多年前,母亲给我买的咬起来咯吱咯吱的“五香牛肉”……

鲁若曾的代表作《春》和《山村秋色》被分别收入《中国新文艺系1949—1966美术集》和《20世纪北京绘画史》;他的近作新农村建设系列更是别有特色。(李穆)

母亲问了价,挑了半天,才挑了一块黄黄的“五香牛肉”,我兴高采烈地接过肉,赶紧咬上一口。妹妹一把抢过去,也张嘴咬上一口:“姐,咬不动,不好吃。”

“怎么这么韧啊,咬起来咯吱咯吱的?”

“妈,这是五香牛肉吗,怎么色儿和陈小芬吃的不一样呢?”